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靈樞經合纂卷之二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棧士宗參訂

門人王宏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本神篇第八

神此第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惚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神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味手之舞

足之蹈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於先天所生之精

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肝為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陰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

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慮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神此詳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惟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

相搏之搏音博禮儒行整肅復搏不程勇音亦請為博

精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於有生之後而復由有生之初之精為之本也人生有陰斯有營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矣其所謂魂者屬於陽然魂則隨身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於陰然魄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為陰而神為陽故魂屬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意志思智慮舉不外於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萬物之毀執非吾心之所任者乎由是而心有所憶者意也意有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之則傷之如如下節云云智者善於養生上順天時下盡人事者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至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之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

張此承上文而言思慮志意皆心之所生是以思慮喜怒哀憂恐懼皆傷其心藏之神氣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張此分論七情傷五藏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藏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腠色者氣之華也腠肉者地所成之形也

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尅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藏同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悅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

張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則悅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張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藏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妄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肥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

脈絡陰器陰縮脈攣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也玉師曰膽附於肝藏府相通惟肝胆最為親切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張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藏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意者心之發也。喜樂無極，則神亦憚散而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革焦。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張怒者肝之情也。如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藏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府也。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並於心，肺志並於脾，肝氣並於腎，乃子氣並於母也。肺志並於肝，心志並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火行乘土，名曰縱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克者逆。逆則傷矣。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也。

張恐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魂魄智慧本於心，腎精神之所生，故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末言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神生於精，而精歸於神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於精，故五藏之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意之得失。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矣。故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馬五師曰：恐懼不解，則傷精。先天之精也。五藏主藏精者，後天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於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張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藏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謂之五神藏也。故心因

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腎在志為恐，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也。惟其恐懼自失，故

脾破肉脫。毛悴色夭，而死於冬。何也？脾主四肢也。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春，何也？以木克土也。肝因悲哀動

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脾主四肢也。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春，何也？以木克土也。肝因悲哀動

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正。其人當陰縮而筋攣，其兩脇骨當不舉，漸至竭

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於秋，何也？以金尅木也。○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

則狂。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不存也。其人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何也？以火尅金

也。○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又

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痿而為痠，為痠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

於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季夏，何也？以土尅水也。○是故五藏皆有氣，則各有精而

五藏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虛以五藏皆屬陰也陰虛則五藏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是故用針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針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藏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愚思鍼不可用則病亦不可妄投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澀不利心藏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症之不同也五藏各有其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藏氣不平則見藏氣之症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藏是以五藏不安腹乃脾土之邪郭故實則腹脹經澀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怒則悲喜無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實則笑不休肺主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為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實則關門不利而為脹矣此五藏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有虛有實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身之血藏於肝▲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卧血歸於肝而血則為魂之舍惟肝氣虛則為恐實則為怒○人之榮氣藏於脾而榮則為意之舍惟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及五藏不安以脾主四肢而脾為五藏之主也實則腹脹經澀不利以脾之脈行於腹而土邪有餘故小便不利○人之脈藏於心而脈則為神之舍惟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人之氣藏於肺則為魄之舍惟肺氣虛則鼻塞不利且少氣▲素問五藏別論云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實則喘喝其胸必盈而息則首仰也○人之精藏於腎而精則為志之舍惟腎氣虛則為厥證▲據素問厥論當為寒厥▼實則脈以腎脈行於小腹也其五藏不安蓋脾腎為脹皆五藏不安以脈則自不能安也○凡五藏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藏之氣虛實為病然後可以調之而調之又不可不謹也▲針為皆當謹調

終始第九

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前根結篇有云九針之要在終始此入畢於終始故知其為古經篇名也按首無起句當同前篇俱為岐伯言也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可令氣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故

終始者
始於五

藏次於經脈終

於六氣
蓋五藏
內生六

外合六經

氣然五
藏又本

於六氣之所生

生於地

天
上
主
四

末四末
老胃腕

天之五

色總於五方之

終始之

道以五
藏為紀

而始於天故曰

謹奉天

道請言

終始

終去聲

脈要經

終始五

藏終於

六經

明如終

始五藏

為紀自

內而外

也先察

入迎氣

口後治

經脈自

也而內

藏氣環者六氣化生夫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

此言持寸口人迎之脈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少氣者當調以甘藥而不宜施於針灸也請言終始篇之義凡以經脈篇為之綱紀耳蓋右手寸部曰脈口左手寸部曰人迎持其脈以診之則陰陽

諸經之虛實平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脈口微大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俱來與尺寸相應上謂寸下謂尺手足各有六經無結脈無動脈審其本末察其

寒溫此語見本經禁服篇各有司與時相宜形內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脈口少氣而尺亦然乃陰陽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不足也若瀉陽經而陰經愈竭若瀉陰經則

陽經愈脫此針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以至補至瀉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針灸誤瀉則五藏之氣益壞矣豈可哉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

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

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

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部以上命

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按脈分氣口人迎此與禁服等篇義同滑伯仁言古以夾喉兩

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天道右旋

地道左旋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

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藏六府十二經脈蓋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

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

曰脈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

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

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為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為關陰格陽之死候矣

此言脈口人迎之脈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脈為關格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脈口

之脈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蓋見本經經脈禁服篇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胆經若一盛而加

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太陽小

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三瀉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瀉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厥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厥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三補一瀉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厥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疎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太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厥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

張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二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二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溫陽不曰死溫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日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疏當作蹠謂一盛而蹠二盛而蹠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太富於穀氣故可日一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迎與厥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針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溢於中則內傷五藏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卷八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注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候經脈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脈為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是也。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若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已和調而所生病未去也。補者所以益是也。

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乃陰陽之氣和而快然。經脈之病未去也。益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脈之所生病。故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針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脈雖不隨針。而經脈之病必哀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言陰陽之氣無虛實之傾。移則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蓋言陰陽之氣已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故曰脈大如其故者。謂陰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盛虛。堅不堅者。經脈所生病。尚未平也。開之曰先為是動。後病所生。此因氣以及經也。

論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候氣至而有效也。九針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效者。正以其瀉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瀉則益之以虛。虛者貴於脈之不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不堅也。▲大如其舊。猶今之所謂盡如其舊。非脈之盛大也。▼

苟堅如其初。則適雖言病去。復舊其病尚未去也。補則益之以實。實者貴於脈之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適雖言身體已快。其病尚未去也。夫然則脈之堅與不堅。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寔。則脈必堅。瀉之而虛。則脈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針而即去。然亦必以漸而哀矣。為醫者必先通於十二經脈之所生病。或虛或寔。當補當瀉。而後可傳於終始篇之大義也。▲欲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及虛實補瀉。必明於本經經脈第十篇而後可。▼正以陰經陽經病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寔之法。有攸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於其各經耳。▲按此則用藥以補瀉。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脈之堅否為驗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易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臾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

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矣。**官針第五節**此節大意見前。

經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脈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於水穀之精。謂經脈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於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膚之

脈內之氣升浮而出脈外之氣降沉而入即下在毛冬春氣在筋

重平聲

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脈之血氣從指井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沉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脈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此因邪解淫佚於陰陽之氣分而致經脈之其三陽之虛則陽脈實矣已瀉其三陰之虛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已瀉其三陽之實則陽脈虛矣故已知經氣至而脈已調矣如氣分之邪獨去而陰與陽之經脈雖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矣按官針篇曰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益在皮膚分腠之間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針謂針在皮膚而痛應於脈非針在脈而痛於脈也開之曰經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在二陰三陽之氣故補之瀉之則陰陽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

此承三文而言病必哀去者正以三法行而穀氣至也凡刺法之所屬有三由初刺次刺三刺以致其

氣浮沈似所處各異其邪氣稽留淫佚必待針以去之耳故初刺之以出其陽氣之邪再刺之以出其陰

氣之邪三刺之以致其穀氣則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其穀氣之至也斯時也邪氣已去陰陽諸經

雖未即調而知其病之必愈上文所謂補則實瀉則虛病雖不隨針即去而病必哀去者復何疑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寔以經取之者謂陰陽之氣已調無虛實之偏僻而經所不調者又當取之於經也。夫經脈之血氣本於藏府所生故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寔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之其經

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瀉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脈口盛而六陰為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然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必以扶正氣為先

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必審其虛實虛而瀉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之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其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

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五藏之氣生於後天水穀之精始於先天之水火蓋水生木而火生土金也以上數節論三陰三陽之氣候於人迎氣口謂本於陽明水穀之所生從五藏

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腎藏下出於脛氣之街散於皮膚復從下而上本經論腑篇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胛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於脛氣之街故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此水陰陽之氣出氣街而散於足五指也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是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於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少陰在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之三木陽明居中土而生秋金之氣陽明在上者謂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此言五臟五行之氣生於中焦之陽明始於下焦之火陰其上行者出於陽明而走足膚其下行者出於少陰而動於足大指之間

[馬]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瀉之也據本節下文則三厥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也三厥動於足大指之間者正以陽明動於大指次指之間凡屬先陷谷衝陽解溪皆在足跗上也厥陰動於大指次指之間正以大敦行間太衝中封在足跗內也少陰則動於足心其穴湧泉乃足跗之下也必察真脈之虛實若虛者而瀉之是謂重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為寔宜急瀉之脈動而虛且徐者為虛宜急補之否則重虛其虛重寔其寔其病當益甚也且視其脈之所動者陽明則在於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腧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胸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膺如胃經氣戶庫房屋腎膺逆腎經或中神藏靈墟神封之類凡刺膺者當中其膺可也背內有膺如督脈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諸穴居背之四行之類凡刺背膺者當中其背與肩膊可也凡按分肉虛處則取之耳

上重舌。刺舌柱以鉞鍼也。

此言刺重舌之法也。舌在上故曰上舌。下生舌謂之重舌。當刺其舌柱。在舌下之柱。用之以鉞針耳。九針篇云：鉞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去大廉腧兩熱相爭官。鉞篇云：病為大膿者，取以鉞針。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張夫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脈外之氣分也。此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之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脘在膈中脾脘在膈旁肺俞在背有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藏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古而不言脈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鉅針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

自得○張開之曰上節曰少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於一而終於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膺俞而末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於五而歸於一復從上而下也

注馬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易而難伸其病在筋治之者亦惟在筋守筋耳不可誤求之骨也手雖能伸而實不能屈者正以骨有所

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注馬此言補瀉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瀉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實則行瀉法方猶俗云饒方也當深其針以取之必按其痛以極虛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針以養其正氣之脈且急按其痛無使邪氣又得而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針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針下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況病之虛寔係於脈之虛實故即脈之虛實以為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焉耳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

注張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一方虛淺刺之脈實者深刺之脈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寔也經云氣傷痛諸痛者其脈皆實言四方之氣歸於中央為實

注馬此承上文而言脈寔者當瀉以凡刺諸痛者其脈必寔故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注張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故者承上文而言言人之形氣生於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曰天地為生化之宇

注馬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素問六微音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樞旁二寸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曰從腰以上手太陰肺經

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自胸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入腹胃經自足上面也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膈

上篇論四方此下篇論上

齊劑同
素問有
刺齊論

經脈之
血氣隨
出春氣外

此言形身人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病在頭者取之足以頭足之應天地也病在腰者取之髀以腎藏膀胱之水氣應天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天道畢矣

此言治病有遠取之法也有病雖在上其脈與下通當取之下有病雖在下其脈與上通當取之高故病在頭而取之於足病在於腰而取之於髀皆在上取下之法也至於在下而取高之義可反觀矣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此言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開之曰前節論四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矣此論上下四方之定位故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也

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即先求其本之義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於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脈之出入不同故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蓋始於皮毛而入於筋骨自外而內也

肥人之皮膚滿分肉不解氣留於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於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之也開之曰首六句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從內而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運行於膚表然本於內之所生也男應四時曰從外而內女應四時曰從內而外也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

此言治法有深淺當隨時因人而施也春氣邪發在毫毛開夏氣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間冬氣則入於筋骨凡刺此四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針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鍼所謂隨時以為劑也後世之齊從劑蓋用力以製病也今針曰齊者猶之用藥故耳故云然人之肥者其病必深故用秋冬之劑人之瘦者其病乃淺故用春夏之劑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瘰者陽也淺刺之

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表裏為陽裡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瘰者陽也病在皮膚之表陽也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留痺之在內也

此言表裏之陰陽也。病在上者為陽病，在下者為陰。以形身之上下分陰陽也。

註馬 此言病在陰陽故刺之有淺深也。陰經為陰，陽經為陽，痛為陰，痺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病在陰者深取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註張 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馬內經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從內之外者，先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註馬 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於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刺熱厥者，留針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針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

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
素問明有厥論本經寒熱病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註張 此論寒熱之陰陽厥逆也。刺熱厥者，留針俟針下寒，乃去針也。刺寒厥者，留針俟針下熱，乃去針也。二陰一陽二陽二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相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開之曰一二者，陰陽水火

數也。

註馬 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瀉陽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寒當自去也。所謂二陰者，二次刺陰經也。一陽者，一次瀉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註張 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久留於陰，間日而後出於陽，是以間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陽陰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

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終始之道，本於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右旋行針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調左右之問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註馬 此言久病治之有法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

喜驚妄言色黃陽明之神藥外出也上下經者奇手是陽明之氣盛者盛於外而藏於內也夫陽明太

何而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癢癢。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見素問診要經終論經脈篇亦有各經氣絕

矣。
馬註見素問診要經終論經脈篇亦有各經氣絕

此歸結終始之道始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顙從顙入絡腦還出別下項

明五色者氣之畢也太陽之氣主皮毛氣絕於皮則色白而絕汗出矣少陽之脈起目銳眦入耳中耳龍者少陽之脈絕也少陽主骨百節盡縱少陽之氣絕也少陽屬腎腎藏志目系絕者志先死志先死則一日半死矣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頰中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口目動作者陽明之經氣欲絕也春驚妄言色黃陽明之神氣外出也上下經者謂手足陽明之經盛者盛於外而絕於內也夫陽明太陰